靖節先生集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
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
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
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
詒樸謹受命校讐數過槧於金陵既卒業因志其
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卷首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旣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

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妄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録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

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礀黃文煥十得六七尙有庾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

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撏撦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一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為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閡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為劉牢之。徒有仕桓仕裕。疑團轇轕。今以晉宋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一五孝傳四八目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為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為注明者。以究

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

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皆蹈宋書而作、故今備録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隆閭軼事以爲附録、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

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山雲漢、不過片言、書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

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録諸家總論於前、嗣是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專輒、故於卷末彚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　安化陶澍識

金陵吳儀寫[illegible]
惜陰書舍雕板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為蕭統所撰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為十卷巳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為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為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為是晚乃得江左

舊本次第最有倫貫今世所行即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八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一

時同出其贋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眞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録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迺以編録遺書始蒙睿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録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

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

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近。理乖風教。亦決非

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二

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贋竟不明。潛之受

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

聖世。得以辨別而表

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靖節先生集諸本序錄

安化陶　澍編輯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遯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

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鵷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視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

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

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麤點定其傳編之於録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禄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録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絶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

顚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録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潛文以爲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録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録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録有十卷者卽陽僕射所撰何孟春曰陽休之字子烈事北齊爲尚書左僕射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　按吳氏西齋録

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明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或不署於集端别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贊曰書籍所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後無餘事矣何孟春曰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卽具疏所聞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

此二條既無後說益知贄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者廣平宋庠私記

晁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録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録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録且傳寫寖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綜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衆本以事讐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録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録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

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陶靖節集

鼂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元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叅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叅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

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

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
諸人莫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
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
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眞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
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
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
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
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元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眞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睠睠王室葢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塡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

之文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葢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

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詠，所謂拊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庾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迨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

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無五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録一卷，葢録即八卷中之目，又別自單行，其録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見，余所見自李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如右。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

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誄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曰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

按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即李公煥本但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

集錄其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别本删增何燕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盧陵後學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

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畫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

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

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洎先輩論議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

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元父記。

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昭明編錄，原無五孝傳，四八目，後人疑爲贋作，今以五孝傳與五柳先生孟府君傳同卷，殊爲不倫也。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

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卷上卷顏延之誄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曾紘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焦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序無四八目自敘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

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脗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凡竊所疑渙然冰釋此藝林之一快也吳君肅卿語余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汩沒盍刻而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汝紀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謂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尤不然陽休之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

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德讀書志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錄即目。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誄。不言目可

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耶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爲次無四八目題詞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牕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悲深哉非清臣孰能爲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𠛬軻等作欲爲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

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爲清臣不仕則爲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誡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衆體豈獨以詩絶哉眞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爲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爲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

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删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删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删不錄扇上畫贊亦删謂其以養氣浩然子於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枘鑿故併删之

毛晉綠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

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槧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王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

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為庾鈞丙曼容為丙曼客八及為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義門所謂宣和本當即此本也

以上諸本詩文並載其專說詩者所見亦有數本

湯東磵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

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為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荊軻繼二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

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吳騫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已矣此書世鮮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

趣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夐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氏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子重

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眞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按東磵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嫋嫋松標崖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黃文煥陶詩析義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家年譜冠首詩四卷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淵明一生大節

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創云

蔣薰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幷讀史述九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爲第八卷使與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舊第然其編比大槩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眞贋亦無難辨識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

右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眞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鋟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記何孟春曰淵明集世傳本思悅書後有記者云云不著名氏世本李公煥注此不知公煥之所載者誰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縯

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季長辨證本今未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不同其遭時也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爲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爲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

也。畧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爲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

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使後之觀者又睹眛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何孟春曰若麟補注未見據吳此序其書必有可取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善本作首路五臣作道路俣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乎文選無乎字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

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一作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一作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郞稱疾不赴一無稱疾二字春秋六十有三文選作春秋若干元嘉四年

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一作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一作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考異何云人字避諱改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實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

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一作徽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文載本集）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仍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本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幷爲訓戒（與子疏載本集）又爲命子詩以貽之（詩載本集）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也曾

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頴脫不羣任眞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録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

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邀延之坐一作赴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無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

遠彭城劉遺民亦遯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

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邀之潛既遇酒便

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竆日潛無履宏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腳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

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世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

往侯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欵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邀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

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眞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

鈕於後云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爲實錄初爲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

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附錄雜識

晉中興書載。顏延之爲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續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宏造淵明無履宏從人脫履以給之宏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

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

入社。陶攢、眉而去。

杜詩注。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

雲仙散録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巳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又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何孟春曰。淵明別傳今無聞。春謹採

所載於散錄者以附傳後洪容齋嘗謂世傳雲仙散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趙與時賓退錄曰散錄引書百餘種而其造語盡倣世說若集諸家言語豈應一律實本容齋之說

以上何孟春附錄原採

顏之推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矣

李元中蓮社圖記遠公結社廬山時陳郡謝靈

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道士陸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

江西通志淵明故居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名勝志云陶詩疇昔家上京卽此一在九江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名勝志云陶潛家于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許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合三說攷之當以此爲正也

桑喬廬山紀事上京山當大湖濱一峰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帶皆列几席

間奇絶不可名狀陶淵明嘗居之淵明詩疇昔家上京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

王褘經行記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時劉裕貫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

悻悻乎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朱子跋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

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

桑喬廬山紀事栗里者陶淵明故里也其地在虎爪崖下

尋陽記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橫丈餘相傳靖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

王禕經行記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形相傳靖節醉臥此石上也

圖書集成南康府部醉石在星子縣濯纓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石元亮飲酒醉臥其上

陶默仰止錄栗里原當澗有石從廣丈餘其平如砥淵明每醉輒坐臥其上朱文公詩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陳聖俞云是非分付千鍾酒日月消磨一醉中今其傍有醉石菴

太平寰宇記五柳館在栖隱寺側五柳先生之舊宅也

仰止錄五柳館先生門種五柳也湖口治西三

十步。元主簿馮克敏復搆五柳堂。今夷爲民居矣。

明一統志。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晉陶潛爲彭澤令時築以翫月。臺南有洗墨池。潛所鑿以滌硯者。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洗墨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彭澤鄉。陶元亮爲令時滌筆墨處。一嘯亭。綺練亭。翫月臺俱在彭澤鄉。世傳陶元亮宰縣時築。

江西通志。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郎

白衣人送酒地也

仰止録菊所在東流縣治後淵明解印日常處其中藝菊即舊彭澤地也書堂在豫章安福縣南四十里怪石層疊其嶺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又曰書堂也九曲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有池云淵明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今改爲三學寺

毛晉綠君亭陶集雜附靖節祠一在柴桑山下一在南康府學東一在九江府治東一在彭澤縣治東又一在縣南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

昌縣之南山一在湖口縣三學寺前或專祠或合祠皆古今名賢遐淑道風流範來學故雖郡邑之沿革非一而先生之祠則易代而彌新也圖書集成九江府部靖節祠初在三學寺旁有望月臺元時縣尹孫文震至寺見望月臺遺蹟乃靖節讀書地捐俸建祠於上後於三學寺後建祠塑先生及陸靜修周續之遺像於中名三賢祠後圯 國朝順治中重建地有望月臺洗墨池流觴曲水遺跡古松蒼蔚爲湖口八景之

一

元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曰。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旦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收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

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與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眞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

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仰止録湖口大嶺山在彭澤鄉東去縣二十里即漢彭澤舊治有靖節祠元吳澄作記南康星子縣亦有祠城東一里祠前有神還石石色深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瑞州亦有祠宋丞相天祥建

新昌縣祠縣東二十里義鈞鄉鄉人多陶姓於其南立祠

桑喬廬山紀事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麄鹿子坂

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其地有淵明故宅。

圖書集成。陶靖節墓在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正德七年。提學李夢陽清出墓於面陽山。置田以備祭祀。命其後瓚領之。以陶時亨補郡學生員。至今代有祀生。墓西南爲靖節書院。

廬山志。李夢陽曰。淵明墓之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幷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夫淵明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眞不封不樹。以啟竊據而葬者耶。

又曰予旣得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
田令其裔老人𤣥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
屬而老人𤣥星子民也會九江陶亭來言淵明
裔亭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實
欲久陶墓云

以上新增